堯山堂外紀/卷0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堯山堂外紀

◀上一卷

卷九十七

下一卷▶

卷九十七 • 國朝

文璧

〈〔字徵明，以字行，溫州刺史林次子也。原籍衡山人，故父子皆寫衡山。父自號交木。徵明生少後于祝允明，而與徐禎卿、唐寅齊名友善。已又與蔡羽、王寵同傾一時，諸人皆先卒，惟徵明在，名益起。〕〉

文衡山不就寧藩之徵，有《病起遣懷》二律云：“ 潦倒儒宮二十年，業緣仍在利名間。敢言冀北無良馬，深愧淮南賦小山。病起秋風吹白髮，雨中黃葉暗松關。不嫌窮巷頻回轍，消受爐香一味閑。 ”“ 經時卧病斷經過，自撥閑愁對酒歌。意外紛紜如命在，古來賢達患名多。千金逸驥空求骨，萬里冥鴻肯受羅。心事悠悠那復識，白頭辛苦服儒科。 ”後寧藩敗，凡應闢者崎嶇萬狀，公獨晏然，始知公不可及云。

文衡山食性多禁，尤不喜楊家果，人或笑之，作《解嘲詩》曰：“ 南風微微朝夜吹，暑雨未到山中時。此時珍果數何物？五月楊梅天下奇。纖牙彷佛嚼冰雪，染指頃刻成胭脂。論名列品俱第一，我雖不解猶能知。天生我口慣食肉，清緣卻欠楊梅福。冰盤堆浸

紫葳蕤，常年只落供吟目。千金難致漠北寒，北人老去空垂涎。渠方念之我棄捐，食性吾自知吾偏。十年枉卻蘇州住，坐令同儕笑庸鄙。幾回欲作解嘲詩，曾未沾唇心不死。葉生生長楊梅塢，眼看口啖日千顆。顧從君口較如何，補作西崦《楊梅歌》。”

嘉靖初，林見素再起爲刑部尚書，方到京，適文衡山應貢至，見素首造其舘，遍稱於臺省諸公。時喬白巖爲太宰，素重見素，乃力爲主張，授翰林待詔。見素曰：“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，庶不爲徒行矣。”在翰林大爲姚明山、楊方城所窘，時昌言於眾曰：“我衙門中不是畫院，乃容畫匠處此耶！”惟黃泰泉、馬西玄、陳石亭與衡山相得甚歡，時共酌唱，有《雨中放朝》詩云：“霏微芳潤浥霓旌，歷落丹墀散履聲。暝色浮煙迷左掖，碧雲將雨近西清。柳垂青瑣千絲重，水落銀橋萬玉鳴。沾灑不辭袍袖濕，天街塵淨馬蹄輕。”

承光殿在太液池上，一名圓殿，中有古栝，數百年物也。文衡山有詩云：“小苑平臨太液池，金鋪約户鎖蟠螭。雲中帝座團瑶蓋，城上鈎陳繞翠旂。紫氣曾回雙鳳輦，青松猶並萬年枝。從來清蹕深嚴地，開盡碧桃人未知。”

文衡山致仕出京，馬上口占云：“白髮蕭疎老秘書，倦遊零落病相如。三年虚索長安米，一日歸乘下澤車。坐對西山朝氣爽，夢回東闢夜窗虚。玉蘭堂下秋風早，幽竹黃花不負予。”

文徵明《詠蛙》詩云：“青燈照壁睡微茫，閤閤羣蛙正繞堂。細雨黃昏貧鼓吹，誰家青草舊池塘？年來水旱真難卜，我已公私付兩忘。寄謝繁聲休強聒，吳城明日是端陽。”

錢同愛，少美才華，且有俠氣，與文衡山最相得。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婿也。同愛每飲必用伎，衡山平生不見伎女。二公若薰蕕不同器，然相與一世，終不失歡。衡山嘗題一畫贈同愛云：“團坐清談麈尾長，墨痕狼籍練裙香。水亭紈扇歌楊柳，春院琵琶醉海棠。王謝風流才子弟，齊梁煙月錦篇章。毫華豈是泥沙物，好在揮書白玉堂。”蓋寫同愛之風流，宛如畫出，而衡山才情美麗，當亦不減宋廣平矣。〈（錢同愛，字孔周，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，所謂“錢氏小兒”者是也。同愛少年時，一日請衡山泛石湖，雇游山舡以行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，舡既開，呼此妓出見，衡山倉惶求去，同愛命舟人速行，衡山窘迫無計。同愛平生極好潔，有米南宫、倪雲林之癖。衡山真率不甚點檢服飾，其足紈甚臭，至不可向邇，衡山即脱去襪以足紈玩弄，遂披拂於同愛頭面上。同愛

至不能忍，即令舟人泊舡，放衡山登岸。錢同愛與馬承學同學，承學好馳馬，同愛戲曰：“馬承學學乘馬，汲汲而來。”馬應曰：“錢同愛愛銅錢，孜孜爲利。”二人撫掌大笑。）〉

文衡山最喜評校書畫，每客至，輒入書房中捧卷出，展過，復捧入，數反不倦。一日，何元朗來訪，衡山書一掛幅贈之，曰：“高天厚地千年句，虹月蒼江百里舟。君似南宮抱深癖，我於東野欲低頭。蒼苔白石柴門迥，寂晝清陰別院幽。自笑子雲甘落寞，故人粗糲肯淹留，”後題云：“元朗自雲間來訪，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，淹留竟日，奉贈短句。”“高天厚地”乃孟東野詩中語也。

徐髯仙霖，金陵人，數遊狹斜，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，青樓俠少，推爲渠帥。文衡山題一畫寄之，後曰：“樂府新傳桃葉渡，彩毫遍寫薛濤箋。老我別來忘不得，令人常想秣陵煙。”蓋亦有所取之也。〈（正德末，上南征，嬖伶藏賢薦霖於上，俾填新曲，絕愛幸之，令提調六院事。霖皇恐甚，然不敢辭也。後回鑾，事始解。南都自徐髯仙後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，善填詞，其嘲調小曲極妙，每誦一篇，令人絕倒。散套中“馬上抱雞三市鬬，袖中攜劍五陵遊”最勝。乃用晚唐人羅江東詩也。）〉

王寵

〈〔字履吉，號雅宜，蘇州人。嘉靖間貢士，清夷恬曠，與物無兢，人擬之黃叔度云。〕〉

王雅宜《嘲六十再娶》詩云：“六十作新郎，殘花入洞房。聚猶秋燕子，健亦病鴛鴦。戲水全無力，銜泥不上梁。空煩神女意，爲雨傍高唐。”〈（浙人有嘲年六十三娶十六歲女爲繼室者云：“二八佳人七九郎，婚姻何故不相當？紅綃帳里求歡處，一朵梨花壓海堂。”）〉

黃省曾

〈〔字勉之，號五嶽山人。〕〉

黃五嶽從空同子刻意爲詩，竟成一家，《歲暮述志》云：“揚雄草玄閉環堵，夜夜青藜徒自苦。荒經三條翳草萊，仙經一帙披龍虎。綵綬浮雲昔已看，黃金北斗何須數。

世務紛紛不可干，寸心獨抱羲皇古。”

黃勉之風流儒雅，卓越罕羣。嘉靖戊戌，當試春官，適田子秋過吳門，與談西湖之勝，便輟裝不北上，往遊西湖，盤桓累月。勉之自號五嶽山人，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。田戲之曰：“子誠山人也。癖耽山水，不顧功名，可謂山興。瘦骨輕軀，乘危陟險，不煩笻策，上下如飛，可謂山足。目擊清輝，便覺醉飽，飯纔一溢，飲可曠旬，可謂山腹。談說形勝，窮狀奧妙，含腴咀雋，歌詠隨之；若易牙調味，口欲流涎，可謂山舌。解意蒼頭，追隨不倦，搜奇剔隱，以報主人，可謂山僕。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，不亦宜乎！”坐客爲之大笑。

李嵩

〈〔南所先生。〕〉

李南所隱居陽山，以詩酒自娛。性狷介，不妄交游。日惟獨憑一几，焚香玩《易》而已。所居之室，扁曰學易處。嘗有詩曰：“一室焚香几獨憑，蕭然興味似山僧。不緣懶出忘巾櫛，免得時人有愛憎。”年七十二病亟，家人迎醫，閉目搖手曰：“數盡矣，留連何益。”竟坐逝。嘉靖壬辰六月也。

高瑤

〈〔閩人。〕〉

高瑤尹番禺日，鎮守府紅桃盛開，時九月也。三司諸公並有詩詠，久之，索題於高，乃爲絕句云：“九月雷聲震海涯，絳桃開遍五侯家。殷勤報與寒梅道，莫逐東風浪放花。”

陳瓚

〈〔字成玉，閩人。〕〉

陳成玉善謔，友人周行可續絃，謔以詩云：“十分春色海棠開，雲雨漫天暗裡來。可是東君勤愛惜，煙蓑乘夜護花臺。”行可多鬚，故嘲之云。

張傑

〈〔字子興，仁和人。〕〉

杭州西湖盛起於唐，至南宋建都，則遊人仕女，畫舫笙歌，日費萬金，盛之至矣。時人目爲“銷金鍋”。張子興有詩云：“誰爲鴻蒙鑿此坡，涌金門外即瑤池。平沙水月三千頃，畫舫笙歌十二時。今古有詩難絕唱，乾坤無地可争奇。溶溶漾漾年年綠，銷盡黃金總不知。”

宋太素《中酒》詩云：“中酒事俱妨，偷閑就黑房。靜嫌鸚鵡鬧，渴憶荔枝香。病與慵相續，心和夢尚狂。自今改題品，不號醉爲鄉。”張子興亦有《中酒》詩云：“一枕春寒擁翠來，試呼侍女爲扶頭。身如司馬原非病，情比江淹不是愁。舊隶步兵今作敵，故交從事卻成讎。淹淹細憶宵來事，記得歸時月滿樓。”時以爲非真中酒者不知此味。

金編修〈（璐）〉未仕時，爲外家張氏作志，謹依金石之例，不書婦姓婦家，乃俗夫也。意編修爲輕己而背言詆之。張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：“張翁墓誌，金生執筆。不書婦氏，婦家稱屈。金生自謂能文字，纔動筆時便忍氣。韓退之，柳柳州，蘇東坡，歐陽修。當時墓誌做多少，畢竟門前罵不休。”

郎瑛

〈〔字仁寶，杭州人。〕〉

正德中年，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，四方效之，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，郎瑛有口占曰：“忽出街衢不柰看，今時人物古時冠。望塵走俗人心厭，况又庸人戴一般。”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，恐瑛誚之，途中預搆一絕。瑛見而方笑，孫對曰：“予亦有巾之詩。”遂吟曰：“江城二月暖融融，折角紗巾透柳風。不是風流學江左，年來塞馬不生騌。”二人相對一笑。

嘉靖初，郎瑛將遊南都，有事于學宫，適值葉教諭〈（相）〉新至，召而言曰：“汝能作詩則行。”遂指亭前芙蓉爲題。瑛書一絕呈之云：“名花不鬬艷陽妝，自向儒宫醉晚陽。莫道秋容顏色淡，野梅凌雪有天香。”葉知有爲，故意復曰：“我欲題折枝者。

”瑛不得已，憤而口占：“天香國色美丰姿，只是西風颭墜枝。今日悲秋人見汝，有何奇句動吾師。”葉笑而放之。逾二年，乃子索題芙蓉扇面，偶感前事，書曰：“莫向芙蓉怨不平，風塵從古困儒生。當年錯怪淮陰少，自有王孫未有名。”它日，乃父見之，謂瑛曰：“汝尚記憶前事耶？”因出酒命酌，痛歡而罷。

嘉靖中，有好爲六朝詩者，不獨巧麗，且欲用不經人道之語易字換句，遂至妄誕不稽。金編脩璐作詩嘲云：“何處歌新調，旖旎固不羣。剪花金瑣瑣，鬬葉玉紛紛。巧疊空中錦，輕裁水上雲。自慚心太拙，到此不能文。”又虞子匡一日遞一詩示郎仁寶，請商之，仁寶三誦不知何題。虞曰：“吾效時人換字之法，戲改岳武穆《送張紫陽北伐》詩也。其詩曰：‘誓律飈雷速，神威震坎隅。遐征逾趙地，力戰越秦墟。驥蹂匈奴勁，戈殲韃靼軀。旋師謝彤闕，再造故皇都。岳之號令，風霆迅天，聲動北陬。長驅渡河洛，直搗向燕幽。馬蹀月氐血，旗梟克汗頭。歸來報明主，恢復舊神州。’不過逐字換之。”遂撫掌相笑。〈（璐與珊兄弟齊譽，嘉靖乙巳，天下十荒八九，百物騰涌，時疫大行，餓孚橫道。珊除夜作二轉語云：“年去年來來去忙，不飲千觴飲百觴。今年若還要酒吃，除卻酒邊酉字旁。”謂飲水也。“年去年來來去忙，不殺鵝時也殺羊。今年若還要鵝吃，除卻鵝邊鳥字旁。”謂殺我也。）〉

程文憲

〈〔酃陽人。〕〉

程文憲少與其兄隘齋及友人徐朝信修業于南天寺，主僧名復先者，後文憲筮仕鎮江，一日，僧持朝信所撰提緣疎並隘齋書，令爲遍千門第之媒，文憲贈金帛歸。後文憲謝病還里，隘齋仕維楊興化，僧亦往謁之。口占一絕寄云：“南天和尚雪盈頭，遠泛維楊一葉舟。帶去潤州抄化疎，也應添卻隘齋愁。”不二年，朝信官東安，僧又告文憲而往，文憲寄詩云：“東安官舍冷如冰，杖錫秋風興欲乘。疎是先生親筆撰，不須懊惱怨山僧。”僧因梗於足不果啟行，無何，事不戒於火，文憲聞之，作詩云：“紺宇緇宮盡掃除，如何回祿妬浮圖？不知跛足髡頭子，救得提緣疎也無？”聞者大笑。

酃陽荻湖灘有神祠，祀楚三閭大夫，鄉人崇信極篤，稍有拂逆，疑神爲崇，香炬輝煌，牲软無虛日，每歲有秋，抄化鉦鼓動地。程文憲偶寓其所，童子請肅衣冠、捧爐香遠迓之，文憲笑而作詩曰：“懷襄利祿渺如塵，魚腹甘心葬此身。可笑鄉人汙忠節，沿門抄穀漫扛神。”粘門扉而高卧，至則周旋數回而去。不數日，莊僕子女疾作，陰有怨

言，文憲聞，書數語命往決之。“ 靈均之號兮奚憑？同列之讒兮奚名？相將以蠱惑兮奚君？離騷既作兮九歌復鳴。精忠凜凜兮披誦猶生，顧言一白兮庶幾乎徵君之靈。 ”神降茫然無知，惟曰：“ 汝有灾咎，神本不祐。但念汝主甚賢，故爲轉移之無憂。 ”僕喜而歸，疑竟釋。用是鄉人諂褻之態少逭焉。

張嘉猷

〈〔字獻叔，閩人。性嗜酒，有晉人風致。〕〉

張嘉猷爲龍泉教諭，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，巡按至處州，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，而王反甚踞，二合概府縣學官而試之，張不得已，勉強就試。王以秋江晚霽命題，張落句云：“ 芙蓉最是無情物，又向前溪作晚陰。 ”王覽之大怒，痛恨入骨。蓋王之未遇時，其母改節適人前溪，故張辱之也。次日，對眾官漫然嗔罵。將別，一教官重責十五下，而張亦竟署最下考左遷。〈（張他作如“ 獨憐芳草別，共醉菊花盃。坐席流花氣，征鞍拂柳絲。 ”可謂俊雅。）〉

何良俊

〈〔字元朗，號柘湖，華亭人。與弟叔皮稱東海二何。〕〉

何元朗爲南京翰林院孔目，董洵陽贈五言律三首，其一曰：“ 執戟余方倦，摛詞爾獨雄。人分兩部別，官爲陸沉同。長路多秋草，虛堂急暮虫。更憐他夜月，清影隔江東。 ”其二曰：“ 載筆新供奉，承恩舊帝京。離宮通秘署，江水切蓬瀛。待問稱書府，高談謝墨卿。通來聞紙貴，知爾賦初成。 ”其三曰：“ 行行遠送將，此去羨仙郎。作吏真成隱，之官卻到鄉。千峰在城闕，一水限河梁。別後憑誰寄？秋籬歲歲芳。 ”

嘉靖戊午，何元郎致仕，南都諸公押鶯字韻詩以贈，朱射陂後一聯云：“ 煙灌野陰滋畎蕙，宮城曙月響山鶯。 ”其前一句諸公悉不能解，獨許石城一聯云：“ 買得曲池堪鬬鴨，種成芳樹好藏鶯。 ”爲諸公嘆賞。

何元郎寓居姑蘇時，嘗過皇甫百泉小飲，百泉次日作詩來謝，中一聯云：“ 甕非鄰舍酒，鱠是故鄉魚。 ”後己巳年，元郎移家歸松，王玉遮來訪，泊舟河下，酒半作詩贈元郎，舟中自取一軸書之，對客揮灑立就，中一聯云：“ 門桱舊五樹，江鱸新四腮。 ”

同時諸人以爲摹寫極工。〈（葑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，舘于王氏，與主人晚酌罷，主人入内，適月上，朱得句云：“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一年幾見月當頭。”喜極，發狂大叫，叩扉呼主人起，詠此二句。主人大加擊節，取酒更酌。明日，遍請善詩者賞之，大爲張具，徵戲樂，留連數日，吳下風流雅致如此。）〉

鎮江鄔佩之以詩名家，其子亦有文，何元郎款之飯，見其扇頭有細書詩數首，取視之，中有一聯云：“匣有魚腸堪借客，世無狗監莫論才。”何極愛之，以爲近代之詩，亦難得如此者。後題名曰陸君弼。後訪之，陸乃江都人，歐崙山弟子。

田藝蘅

〈〔字子秖，錢塘人，汝成子。〕〉

李白《浣沙石上女》詩：“一雙金齒屐，兩足白如霜。”屐以木爲之，即今之木屐，古婦女亦着之。今廣東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。田子秖嘗戲給事中李孺徵云：“樂府有《雙行纏》，今南海可謂《雙行屐》矣！”因作雙行屐云：“荔枝醉頰顏，末麗蟠清馥。孔雀隱蘭皋，佳人出茅屋。繡帛謝纏綿，赤脚幸馳逐。白足越羅裙，紅屐奇南木。金齒滑不磨，玉趾纖可掬。西子畫屧聲，東陽素波沐。不雨石琳琅，無雷車轣轆。烈日響洞房，良宵展郎腹。非乏蓮花承，頗厭笋芽縮。知音美自然，絲竹不如肉。”孺徵笑曰：“足可補香奩新詠也。”他日，與李兵部少偕在西湖席上，以金蓮小命題索賦，田復戲之曰：“貴地惟有雙行屐耳。”舉以誦之，軒渠不能自已。

具區東山有井，淵深叵測，世呼柳毅井。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。言至今風月夜，往往見彼雙雙出遊。嘉靖辛丑，田子秖同中書舍人王子、蔡子同游，酒酣，因吟曰：“橘花垂蔭碧闌干，此地曾經柳毅傳。卿亦有書吾肯寄，汲深千尺轆轤縣。”時林月漸明，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，掩映若隔煙霧，卻前遥吟曰：“橘花如雪晚風清，迢遞關山春夢驚。明月一天凉似水，不堪重省舊時情。”即追討其跡，杳不可得。質明，欲闢地祠之，鋤下硜然有聲，得一石碑，題曰龍井神女祠，因建宇于其上。

蕭鳳質

〈〔奉新女子。〕〉

嘉靖間，蕭鳳質之夫游學在外，屬小疾，鳳質爲言寄之，有云：“ 聞不安，恨東西相隔，妄職有所不能書，徒涕泣懷念而已。小詩慰勉。詩云：欲把相思遠寄君，恐教牽動讀書心。閑花野草休關念，養取葵心向紫宸。 ”〈（瑞州劉舉人文光、廖舉人暹，嘉靖乙丑會試京師，廖從老嫗買妾，僞指劉曰：“ 娶汝劉君也。 ”女即拜劉，劉辭謝。明日，老嫗詣劉講婚，劉曰：“ 娶妾者，廖也，非我也。 ”嫗歸語女，女誓曰：“ 吾既拜劉，業已許之，豈肯易志？不然，有死而已。 ”劉不得已曰：“ 後三年方得來娶。 ”女矢無它適，劉遂納聘，辭赴南雍，酌酒爲別，贈詩云：“ 玉手纖纖捧玉盃，仙郎南去幾時回？天涯到處生芳草，須記凌寒雪裡梅。 ”）〉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